

評介「現代詩的基本精神」

鄭炯明

爲臺灣現代詩壇所矚目的林亨泰先生著的「現代詩的基本精神」(原名：攸里西斯的弓)，經過一段某種因素的阻擾後，終於順利出版了。筆者以爲它將成爲目前具有權威性的現代詩的鑑賞書籍。這樣說並不言過其實，事實上，放眼觀看一般所謂現代詩論的專書，只不過是將零散四處發表的片段評文集之一冊，沒有真正建立現代詩論的體系，它們是切斷的、不連貫的，而現代詩論體系一天沒有建立，便一天是臺灣現代詩壇的致命傷。「現代詩的基本精神」(論真摯性)顯然與前述的評文集有所差異，因爲它是朝著企圖建立現代詩論體系方向邁進的，並且獲得相當的成功。

現代詩經過幾次論戰後，雖然最近又開始蠢動，而昔日的瘡痕猶新，部份排拒現代詩的人士，仍抱持著十年前固執的錯誤論斷，做不合邏輯的推理，來批評當前詩壇的存在及價值，甚有以各種冷諷和熱潮方式加以詬病者。當然，在這無政府狀態的臺灣詩壇，其本身不無有值得檢討和反省的地方，但是爲什麼大家懂得應該如何救我們的音樂、我們的繪畫，就不懂得如何救我們的詩呢？這是努力從事現代詩的創作和推行者極感不平的事。

現代詩的基本精神廣泛之至，本書主要是論「真摯性」(Sincerite)。關於真摯性的解釋

，作者引用高克多(Jean Cocteau)的「討論一切，暴露一切，赤裸裸的生活著」爲其立足點，進而從「分辨詩或散文」的準則著手，做一番詳細的剖析。作者說：「五四時代所揭櫫的『要』以現代人的語言表達現代人的思想情感』這是我們應該絕對遵循的原則與精神。至於那長期積蓄而來之傳統經驗的揚棄，我們不必懷太多的留戀與顧忌。而此时此刻，我們更不得不指出，五四時代來的詩人所常犯的那種以日常生活的語言來代替的寫法，即我們坦率指出的那種僅在散文次元上繞圈子寫法的錯誤所在。」正如「笠」詩誌在創刊號的啟事上所言：「現在，我們可以清楚地意識到，五四對我們來說，已不再意味者什麼意義了。我們可以將五四看成過去，正如我們將唐、宋視爲過去一樣，這是我們敢斷言的，因爲我們已有了與前時代完全相異的詩的原故……」現代詩之進入歷史與否是另外一個問題，我們勿需爲此爭辯，由「現代詩的基本精神」，我們可以看到「我們已有了與前時代完全相異的詩」的有力論證。

全書對真摯性的解說，分爲三部份：

A：從散文的次元到詩次元的理由——亦即由題材美的滿足到詩美的滿足。「不管詩中的題材如何，無論是美的或醜的，一旦藉文字寫成詩後，詩中題材個別的美醜均被揚棄，均能被揚棄於詩的美感之中。」此爲現代詩鑑賞的重要觀念。

現代藝術文學所謂的「美」，已不再被局限在狹小的題材或字義上，而是要突破和擴大來自傳統的美的經驗相，也就是要挖掘那蟄藏在人類心靈深處底人性的流露。這種「審美的進化過程

「正是人類「思想的進化過程」，以此造成的時代潮流任誰都無法抗拒的。作者舉紀弦的「脫襪吟」等詩為例，我們非但不以為那些像：「臭的襪子」、「臭的腳」、「食著糞，食著湯」的字眼會使人感到難受和噁心，相反我們感到「臭得痛快淋漓」，那是由於我們從詩中發現存在這個社會、人羣的映像，再沒有比暴露自己和這個時代更痛快的事了。

B：「真摯性」的歧路——從「自然的語言」到「人工的語言」。「和散文站在同一次元上寫詩是一種錯誤，因之詩人當然得設法把它「加工」。其途徑有如紀弦似地把「真摯性」只是純粹地僅止於精神地追求方面，同時亦可如紀弦、商禽兩位除了求其精神的真摯外，更仰賴語言來表現的那種加工方法。

作者對詩語言的創造做此概要的劃分，想純係為論述的方便，絕對無牽涉到兩者價值的評判。在科學日益昌明的現代，所謂物質的創造似乎是「人工的」比「自然的」美麗、便利，而在詩語言創造的領域裏，它們之間是無法放在天平上比較的，一首成功的現代詩，若說是語言創造的成功，毋寧說是精神的「真摯性」表現得恰到好處，這時語言和精神便自然地合而為一。為什麼作者一再強調「另一種理由」比「巴黎」，「事件」比「長頸鹿」更加優秀的道理在於「真摯性」，其原因在此。然而若有人以為「真摯性」是完全忠於物象，那又值得商榷了。

現代詩之遭受非難，語言的問題是一個重要的關鍵，不但國內如此，國外亦然，而就詩的語言的發現來說，這永遠是詩人必須克服而又不能克服的使命，那麼詩人便像卡繆（Albert

Camus）筆下的「薛西弗斯」（Sisyphus）。「詩是語言的藝術」，詩人以創造新的詩語言而自豪，但它同時也是詩人的一種壓力。「紀弦、商禽兩位就是把語言的嘗試如此地推展到一失足即失其立足點的最極限的地步。」許多詩作者無法透徹瞭解此點，無疑在模仿之後，勢必墜入詩的懸崖。

C：大乘的寫法——第一階段，學校的作文；第二階段，醒目對物象的俘虜；第三階段，世界公民的心聲。

一首好詩「有時」固然也需要一個適當的題目來做標記，但這項需要並不是絕對的，這點作者在第四章論述得很清楚。「……對於人類的精神活動，先設定某種題目，即強求其某種範圍……至第二階段時，縱使不設題目，精神也能獨自活動的。由於長久的習慣，即使事先並沒有設定題目，結果其精神活動在不知不覺之中，還是會歸向於某種題材的。……至最後階段時，要寫詩，也已不需特別的範圍和限定特殊的題材，因為此時的詩人不論任何對象，也都能藉來作表現自己的精神活動。」

作者論洛夫的「石室之死亡」時，提到詩的「完整性」和「難懂性」，可惜沒有再進一步討論。關於前者，也許是在進入「大乘的寫法」才有的現象，雖然說：「然則，只要詩具有此完整性，當我倆進一步了解詩人之意象結晶的方法時，詩便不該是難懂的。」但，最後仍承認有其「難懂性」的存在，此乃因使用「隱喻」（Metaphor）手法過多的關係，而「隱喻」是現代詩

的表現之一個特徵，關於現代詩的難懂性，村野四野在「現代詩的探求」一書有詳密的分析，結論是：「問題的解決，在於有無值得難懂性的內容，絕非由於讀者的多寡而決定詩的價值。」那麼，如果再追問，什麼樣的情況才是有無值得難懂性的內容？這就非三言兩語所能道盡的。似乎我們也可以說：「凡是能幫助讀者瞭解詩的內容的，其本身也都能使讀者發生難懂。」

一種現代藝術之誕生必有其時代背景，這是不容任何人否認的。中國詩的長流，從四言開始，到五言、七言的古體，再到近體，以至於今天的現代詩，此乃歷史發展之所必然趨勢，或許以後不知什麼時候，世界的現代詩潮流會再回溯到從前的浪漫和古典的韻文體，但無論如何，生活在如此不安的二十世紀的我們，是無法再像古代的詩人那樣，將自己關在樓閣裏悠閒地吟詩了，縱使能夠，那也只能達到某種感動和成功而已，因為作品中缺少屬於我們這個時代的真摯性，現代主義的文學必須根植在現代人的生活上，無論是用語或被描述的對象。

在民族自尊心脆弱的今天，我們的現代詩壇的自尊心，也一樣薄弱得不堪一擊，整個詩壇好像是一個剛做過虧心事的孩子，畏懼於談論自己的家人，於是變成以談論外國詩人為自豪，真正的國內現代詩壇存在被否定了，價值被揚棄了，不僅如此，到處出現「無的放矢」的荒謬事，是則，「現代詩的基本精神」，有其沉重的使命和責任，以便積極建立現代詩論的體系。

「事實上，人類既然具有一個終必腐朽的肉體，以及長日煩惱的精神，那麼，因此而流露出來的弱點之所以能成為詩的強度是無可置疑的，因為詩人具有的弱點與苦難是牽連著民族甚至人

類全體之弱點與苦難的，這不但能構成詩的強度，該也是能打動讀者的心弦的，除非是淺薄的人或偽善者，我們實在不忍心把這種對「真摯性」作獻身的，忘我無私的努力，直叫做「虛無的傾向」或「神經質的喊叫」，對於人類缺點的探求，他近乎自虐地針對著自己，何況他又使用了「詩」這種對民族甚至人類精神負責的形式，如果我要說昔日的「英雄」、「聖人」之類也不過如此，相信不會言之過份的。……」

當我們讀這一段話時，我們的內心是多麼地沉痛，這不單是作者對紀弦的論述，同時，也是對現代詩人的一種鼓勵和期待。我們需要像「現代詩的基本精神」這一類的著作。

註：「現代詩的基本精神」一書，係由笠詩社出版，列為笠叢書第一號。

(第五期)